



华南师范大学 简报

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

2014年06月20日 第13期

顾问/熊建文 指导老师/李海花 主编/江冰婷 副主编/陈相伊
主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承办单位/综合班创新班学生会

吃螃蟹的勇士们回来啦

——2001级（第一届）华师综合班校庆专场

在华南师范大学80华诞之际，作为母校重点培育的综合班学子，我们倍感感激与骄傲。2013年11月25日，在教学楼3栋101，许桂清老师带着综合班众学子对第一届综合班的管理者、授课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吃螃蟹的勇士们进行了一次访谈。

刘琼发：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原院长；丘穗夫：教务处副处，参与制订了理科综合班的教学计划；王莉：教信学院副书记，曾担任综合班的班主任。许桂清：2011级理综一班学生，现为物电学院老师。

综合班的初创

许桂清：我校的综合班在2001年开始创立，那么当时创立综合班是怎样的一个开始？

丘穗夫：1999年大学扩招后，学生大量增加，高等教育的普及跟精英教育的关系变得严峻，如何培养高素质的学术研究型人才成为了当时的重任。2000年，学校领导参考了清华大学的机科班、北京大学的元培班、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本硕博连读班等高校的培养模式后，决定于2001年开办几个可以把有学术潜力的优秀学生集中起来，培养为有创新精神人才的班级。领导层几番商量后，决定将这几个班级的名称定为“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这与我们的初衷——培养有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的人才一致。

王莉：学校是开学后才正式组建综合班的，当时从9个学院抽出了最优秀的学生成立了综合班。当时我是物理系2001级的辅导员，刘院长希望我担任综合班的班主任，我就答应了下来，每次开班会，大家都是从各自的学院赶来大学城参加的，我们是这样的“形散而神不散”，摸着石头过河的。

许桂清：当时的课程方案是怎么设置的呢？

王莉：综合班初创时只有3个班，理科一班、理综二班与文综班。理科的两个班与现在的理一理二差别不大，当时的文综班要兼学现在的文一文二的课程：文史哲、经济管理、法学。

刘琼发：前几天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关于取消高中文理分科的决定，我坚决支持中央的这次改革。现在的高中从高一高二就开始文理分科，甚至已经开始决定将来的专业方向，上了大学，学生们却要文理兼学。

我认为学生最重要的是有创造性与实践性，提高综合素质，加强实践创新能力。在参考了清华、北大、中大的课程设计后，当时综合班的课程就是按照这个理念设计的。

许桂清：部分同学觉得综合班的课程很难，有疑惑，比如“为什么文科生要学习数分，请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王莉：综合班的每一个学子都是基于同一个愿景而进来这个大集体的，他们其实很多才。2001年的数学建模大赛，我们学校获得美国奖的有十人，国家奖的十人，省级奖的十一人。我们真正开始拿奖，就是从创立综合班这一年开始的。这得益于同学们数学、英语、计算机和沟通的能力。让文科生学习数分，是为开阔他们的综合思维。

刘琼发：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对综合班的要求，即“厚基础，宽口径”。

“厚基础”不是每一科都要“厚”，而是要“厚”在基础学科，比如理一的就要注重数分与物理，因为科研，科技创新和科技制作是离不开物理基础和数学基础的。“宽口径”是指学习的内容广，包括课余活动，社会实践，也包括其他专业的课程。在国内外知名大学的眼里看来，大学前四年都是厚基础的课程，在研究生阶段才深入专业研究，像钉钉子一样钉深。

许桂清：请问您对于综合班的托管有什么想法？

丘穗夫：如何管理学生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部分。当时有老师提出让教务处统一管理，但是学校当时的配置跟资源还是有点欠缺，而且教务处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管理学生。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成长与管理需要学院老师的言传身教，因为学院有一套完备的教学理念、教学框架和更好的教学环境，托管更适合学生的成长。毕竟综合班的学生两年后还是要分流到各个学院的，提前让学生了解学院的办学，也是为专业的分流做好准备。所以我们最后决定采取托管的方式。

综合班的学生最终被托管在指定的学院，在学院老师的指导带领下，吃螃蟹的勇士又成长成什么模样了呢？

我与综合班有个约会

陈欣宏、何裕坤、黄迅、高琳、罗高燕、许江霞，均是2001级的综合班学生。他们现在从事的职业分别是：广发银行总行行长秘书、外企公司的程序设计员、软件公司项目经理、华师行政管理人员、专科学校教师、高中物理教师。

许桂清：大家当时在综合班上课的感受怎么样？

高琳：文科的课程非常的多，每周基本有4天全满了。刚进大学时只是想毕业后当个中学老师，但在综合班一年半的时间里，上了不同领域学科的基础课，我后来决定读研。综合班给了我一个转专业的机会。

许江霞：因为是小班教学，基本30多人一个班，所以跟老师混得很熟，经常跟老师聊。

陈欣宏：我认为我们学的是一种方法，综合班培养的是一种学习能力，内容其实不是最重要。毕业了出来工作，更加印证了这个想法。

许桂清：你们当时用什么策略去应对学业的呢？

罗高燕：大学期间我问自己最多的问题就是：我想成为一个什么人？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最后选择了心理。

黄迅：未来想找什么工作，就朝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去选专业。一个有能力的人，无论在什么领域都能做得很好。

何裕坤：我觉得做选择前应该想想自己能做什么。哪一科我能成为精英我就去学哪一科。我觉得我学物理能比数学好，我就选择了物理。

许桂清：如果在综合班的前一两年里，提前发现自己的目标，或者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综合班的压力或者教学模式，不要留恋，好的东西不一定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东西才是好的。要懂得果断的放弃。当然如果能够在综合班里这种高强度的模式下坚持下去，到了大三，即使补很多专业课，也不过是一种习惯。

记者：程靖祥 倪畅琼

导语：他说他喜欢数学。面对繁重的数学课程，他乐在其中；在空闲的时间里，他充实自我；学习与生活，他两者不误。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 08 理一的陈福明，听听他的大学的追梦之旅。

青春有梦，勇敢去追 ——访 08 理一陈福明



梦想启航

与每个大一新生一样，刚踏进大学校园的陈福明，带着稚嫩和懵懂，开始了在综合班的学习生活。也许他并不知道，在综合班的学习氛围中，不断汲取数学知识源泉的他，心中那颗热爱数学的种子在悄悄生长。

然而，大一伊始的陈福明对数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只是从师兄师姐口中得知数学很重要，需要好好学。

经过大学一年的学习，他渐渐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要是说真正喜欢数学，还是大二开始的。我觉得数学很严谨，而且它与其他课程的联系很紧密。”

“从大二开始，我就决定要读数学专业的研究生；而大三的时候，我希望能到外校学习数学。”基于这样的梦想，陈福明在数学的天地里扬帆起航。

笃志于学

“学习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陈福明如此勉励师弟师妹们。他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受太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否则，即使手里捧着一本书，时间也是白白地流逝，学不到什么东西。

他以亲身经验告诉我们笃志于学的重要性。他说：“综合班的课程比较广泛，专业课程学得比较基础。以理综一班为例，理一的同学既需要学习数学又需要学习物理方面的专业课程，还需要兼顾多门通识课程，如果多不花一些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大三分流后，会很难赶上数学或者物理等专业的同学。”

提及数学的学习技巧，他说：“我觉得学习数学重要的是要把基本的概念理解清楚。当然，平时也要花时间做练习，巩固所学的知识点。不管什么学科的学习，最重要的还是平时。快到考试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系统的复习，做好充分的准备。”

陈福明认为大学的数学，并没有大多数同学认为的那么难。“只要认真学，大一、大二的时候把基础课程学好，大三、大四的学习就会轻松很多。因为大三、大四的数学主要以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为基础，再向前延伸的。它们的学习方法是相似的，所以即使多几门课程多也不会觉得非常繁重。”

勇敢逐梦

在追逐梦想的路途上，总会面临诸多挑战，对于陈福明也是如此。

在谈到分流之初的经历时，陈福明坦言：“刚转到数科院的时候我是不太适应的。”他说：“一方面，由于数科院那边排名比较靠前的同学的成绩比我们综合班同学的成绩要好很多，这让我们感到比较大的压力；同时，分流后我们也要补一些数科院的同学在大一、大二时已经修过的课，如解析几何、教育学、数学教育心理学等课程。”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对于如何适应数科院的学习，陈福明分享说：“虽然上课的时间相对多了，但自己学习的时间并不会少，关键是看自己的把握。只要愿意，学习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就这样，他很快适应了数科院的学习氛围，在他喜爱的数学王国尽情地驰骋，不断超越身边的同学。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中山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成为中山大学数学系的一名佼佼者。

实践在外

陈福明认为：平时在学校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多了，接触社会的机会就少了，而寒暑假出去参加社会活动正可以让我们多了解社会，丰富自己的经历。正是如此，寒暑假期间，他通常都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如支教、当列车乘务员等。对于他而言，印象最深的要数大二暑假参加的支教活动。

“大二暑假之前，我就和龙川大学生联合会的一个师姐在网上发帖招募回龙川支教的志愿者，”他说，“经过这个活动，我不但认识了很多龙川的大学生，亲身体会支教的感觉，更重要的是组织这个支教活动让我真正锻炼到统筹兼顾的能力，加深了对团队合作的认识。大三以后的陈福明，还利用寒暑假参加一些与数学专业相关的研究项目或者社会实习。这些工作不仅使他有机会将学过的知识加以应用，还让他积累了经验，使他在很多人还没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

他还建议我们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学习一门课程或者参加如数学建模这一类的比赛项目，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初见花开

青春有梦，需要勇敢地追寻。如今，已是中山大学数学系研二学生的陈福明，仍然保持着对数学极大的兴趣和对社会实践活动依旧的热忱。一个追逐数学梦想的人，一个数学人，愿他自信地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陈福明简介

08 理一学生，以优异的成绩保送中山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现为 中山大学数学系在读研究生。
2011 年 5 月获 2011 美国赛数学建模三等奖并在华南师范大学创新奖评比中获一等奖；2010-2011 年度获华南师范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2012-2014 年每学年度研究生阶段获国家奖助资格（竞争制）；2013 年 5 月获第一届太普华南杯数据挖掘竞赛二等奖。

看不见的情感

——读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 11 理一柯德计

由一幅看不见的蟒蛇吞象图画，圣埃克絮佩里开始了他的童话——那个有关孤独的飞行员与忧伤的小王子之间的故事。

“蟒蛇把猎物囫圇吞下，嚼都不嚼。然后它就无法动弹，躺上六个月来消化它们。”在一个小孩的世界里，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而当小孩将图画示人时，大人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明白。他们看到的只是一顶画得歪歪扭扭的帽子。仅此而已。即使在画得一清二楚后，他们仍认为这是无用的。他们看到的，只有具体的，于实际很有用处的知识；他们看不到想象的，于无实际用处的东西。包括情感。

于是，他们就像我们的亲戚逢年过节见面时那样问，“你今年多大了？毕业了没有？工作在哪里？挣多少钱？有女朋友了没？什么时候结婚……”；而不会问，“你最近在弄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认识了什么有趣的朋友？最近开不开心……”对于他们，你只是一堆可简单处理的数据，而不是一个带有情感的人。

孩子看到的是追求中的美丽，成人只能看到收获时的价值。

所以你能想象到，当小王子从随意画出的箱子中看见了那只可爱的小绵羊的时候，这种久别重逢的情感，怎能不令人激动？

正如书的最前面说的——所有的大人起先都是孩子（可是他们中间不大有人记得这一点）。每一个人都曾有过一个完整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能够看见除物质价值以外的美丽，能够感受到自身对于事物的独特情感，能够找到，只属于我们的东西。像是小王子与他那朵独一无二的，骄傲却纤弱且天真的玫

瑰。

但即使是最初离开玫瑰的小王子，他也不曾看到那些隐藏于内心无法看见的情感。只有在与哲人式的狐狸成为朋友后，小王子才真正明白他的玫瑰的与众不同，才能体会到他的恋恋难舍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无法抹去的羁绊。好比如久已分手的恋人，在重逢时刻，那往昔所有的缠绵悱恻与怨恨离别便在那惊鸿一瞥间让他们看到曾经不经意错过的情感。那时候才发现，从前不舍得浪费的时间，最后竟发酵成了不知如何打发寂寞的时光。

“正是我为我的玫瑰浪费的时光，才使我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小王子说，他要记住这句话。

那五千朵看似和小王子的花儿相同的玫瑰，因为“没有人能为他们去死”，所以他们的“美”只能是“空虚的”。像是那个“统治”一切的国王和“占有”一切的商人，他们拥有大量的物质上的东西，可在情感上，他们与任何事物都没建立过联系，也都没有“驯养”（apprivoiser）过点滴。他们在精神上都空无一物。那些自恃占据着的东西，也不可能使人感觉到美。“使它们变美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像是“听她抱怨和自诩”或者“和她默默相对”。

那个忧伤的小王子，在整个平缓的故事里只有一次，生气得“脸色都发白了”。那是在主人翁在“忙于”修理飞机而忽略小王子的的问题时，“看不见”小王子所说的“重要的东西”。小王子在一连用了四个“难道不重要吗”后，竟然“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因为，他最心爱的花儿，真正属于他的世界，都被“大人们”所谓的“正事”掩盖了。这对于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小王子，难

道不等于他讲述的整个世界都在转瞬间崩塌吗？

“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像是绵羊与花儿之间千百年的“战争”。“只有用心才能看见”那独一无二的花儿被“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绵羊一口吃掉”的痛苦，才能看到“满天的星星突然一下子都熄灭了”的悲伤，才能看到那些深藏于事物底下深不可测的隐秘情感。

只有你了解了这些情感——四点钟到达的人儿，才会在三点钟就给你带来一种幸福的感觉。

“你知道……我的花儿……我对她负有责任！她是那么柔弱！她是那么天真。她只有四根微不足道的刺，用来抵御整个世界……”小王子在回归前，自言自语说道。不知道圣埃克絮佩里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否曾想到过龚苏萝，这位优雅、美丽、倔强又带有敏感特质的西班牙女郎？龚苏萝在《玫瑰的回忆》里讲述的那些擦肩而过的幸福，那些爱得深伤得重的往昔，是否就是小王子与玫瑰之间的故事。他是能模糊感觉到的。当他知道“小小花招背后的一片柔情”这个秘密后——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见——他才会临行前这样说道。

“当你夜里望着天空时，既然我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既然我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那么对你来说，就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笑。只有你一个人，看见的是会笑的星星！”

“你的这些星星是谁也不曾见过的……”

长桌方桌，长凳小凳，屋内衣着迥异的客人聊着屋外的事，小二好生招呼着。茶馆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北京城是很常见的。老舍笔下的裕泰茶馆也是这样的存在。

“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

那是戊戌年的初秋，夭折的维新运动为北京城留下了有名的京师大学堂。许多人上茶馆并不是为了喝茶，就像吃饭并不仅是为了吃米饭。而真正渴了想找碗茶的，他们往往又舍不得或无法掏这样的钱。那时候做掌柜的不容易。招呼权贵来馆里坐坐，说是要为自己脸上贴贴光，但其实真正贴光的还是那些自身会发光的生物体。而遇到无赖或者穷人时，掌柜还得白送一碗。

王利发对唐铁嘴说：“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虽是搪塞敷衍唐先生，

但茶没算钱，这个“送”字还是铁的事实。掌柜请权贵在馆里坐坐是为了脸上有光，那么他包括伙计给穷人送茶又是为了什么？是真同情？还是假慈悲？我说两者都不是。其实他们都没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就没有内心感情的波澜，也就无所谓同情与慈悲的真假。他们只不过当做了一种习惯，习以为常。那时候茶馆是有喝茶不算钱的。

“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茶喝！”

北京城里的茶馆只剩“裕泰”一家，那时中国的名字已是中华民国。两幕剧之间竟然相隔十几年。王掌柜说：“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茶喝！”茶馆还是这个茶馆，地方还是这个地方，但谁能保证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十余年的光阴，可以叫人剪了“祖传”的长辫，也可以改变一个时代。

三代茶钱 12 文一 黄秋华

人的性格是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做出改变那一刻才能真正体现的。但十余年那么漫长，要找出那么的一个突发时刻，又谈何容易，但或许每一个时刻都是突发。只不过突发的多了，也就习惯了。

我并不认为是王掌柜的性情发生了改变，改变的只是他的身份，他的责任。父亲的儿子，如今已是妻子的夫君与孩子的爸爸。一个人身份与责任的改变比性情的改变来得更直接，更痛快。就算他可以不把茶钱放在心上，不把自己放在心上，但他也不能把自己的妻儿置之不管。时间改变了人，人本可以改变生活，但由你怎么改变，你的生活总要依托于

（下接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一个时代，而它却每况愈下。王利发只能选择不再白送茶了。

“对不起，先付茶钱”

抗战胜利结束，本应是一个忐忑的民族得以喘息的机会。唐铁嘴已经不在，王掌柜已经很老了。面对两名生客，王掌柜说：“对不起，先付茶钱。”喝茶还得先付茶钱，甭说客人不能接受，恐怕连当了一辈子掌柜的王利发也从没有想过这话竟会从自己的口被说出。

老人老了，他的身份与责任也即将交卸。歌德曾对一个不懂戏剧的青年说：

“你像一个国王，安闲自在地坐在那里，让一切在你眼前掠过，让心灵与感官都获得享受，心满意足。那里有的是诗，是绘画，是歌唱与音乐，是表演艺术。”当王掌柜驮着一张破凳子跛脚似的出现在舞台上时，我想歌德所说的戏剧的享受的美会被瞬间抽离，剩下的只是舞台上他仍然矮胖的身子以及凌乱的华发。还有他双眼里褪色的桌椅、屋子。

暮年的他，或许并未屈服，尚有改良茶馆的心。但冥冥中有种力量，剥夺了他曾经的习惯，只留给他岁月苍茫。这种力量替他做了个决定，让他只记得先收茶钱。

在茶馆里喝的是茶。一盏茶的钱，是三个时代的度量。话剧落幕时，杯中的茶被喝尽。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杯盏，落地，掷地有声。敲醒了一个新的时代。



合理规划，城市在扩张中发展

文森特·纳丁 (Vincent Nadin):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城乡规划学会考试及认证委员会成员，六个大学的资格认证委员会成员，城市规划界的“圣经”——《英国城乡规划》一书的作者。

赶乘华南师范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的喜庆之风，2013年10月22日晚7时，综合班第75期学术讲座在大学城校区教1栋206顺利举行。当代著名学者、城市规划领域的权威文森特·纳丁教授以“欧洲规划实践如何适应时代要求：传统、模式和工具”为主题作精彩演讲。我校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智刚教授主持了讲座。

站在东西半球看城市发展

通过一张代尔夫特城市平面图的展示，纳丁教授说，“欧洲以紧缩城市为文明，欧洲的大多数人口集中在中小城市，因而人口增长并不会促进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同时，纳丁教授展示出一张夜景图，“从图片中密集的白色点，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欧洲城市发展规划在扩大，已经蔓延到整个欧洲。”

虽然亚洲城市不同于欧洲的紧缩城市，但是，欧洲城市的发展也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

一方面，与中国沿海地区同样，欧盟也把某些特定的地区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比如英国的南部、荷兰、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北。讲到这里，纳丁教授再次向大家展示了一系列代表这些地区的意象图，包括“蓝色香蕉图”，“黄金三角图”，“五角区”等等。屏幕上的这些意象图在同学们的眼眸里流淌着五颜六色的光彩，安静而神秘。另一方面，“与中国人口移动现象相似，”他接着说，“欧洲也有非常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西欧的中小城市尽量维持原有尺度发展，人口的高密度发展态势还是难以避免，如何协调城市人口增长与自然环境更是极大的挑战。

如何应对城市扩张

如何应对城市扩张的压力，始终是



困扰欧洲政府的一个难题。然而在欧洲国家中，不乏成功应对城市扩张压力的例子。对此，纳丁教授指出了欧洲政府应对城市扩张的典型方法，即四种典型的开发模式。第一种是把容量作为最优考虑方向的模式，第二种和第三种分别是以设计和自然环境作为考量工具的模式，而第四种开发模式则是为如何控制城市扩张做好准备。

与之对应，纳丁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欧洲城市规划的四种工具：像锤子一样强有力的区划手段，像瑞士军刀一样多功能的政策手段，如同智能手机一样受欢迎的战略发展规划手段，以及与刷子一样起掩盖作用的经济投资手段。

“经济投资手段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吧。”纳丁教授话音刚落，场下的同学们便会心一笑。提及经济投资手段时，纳丁教授以法国高铁建设和荷兰鹿特丹中心火车站的重新建设和改造为例，解释了经济投资手段是如何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和更新。纳丁教授说道，“为中国人所熟悉的经济投资手段，它关注被投资地区的经济成长状况以及经济投资对该地区的影响。经济投资有利有弊，金钱能够促进城市发展；但同时，它也像是一把刷子，具有掩盖问题的能力，因而无法真正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运用了上述提及的模式或工具的欧洲城市，确实得到了较为良性的发展。“然而，每一种模式和工具都有其自身的弊端，因而不能够被单独使用。与中国的现状相同，其实欧洲现在仍然有很多城市扩张现象的存在。”纳丁教授认为，在“控制城市扩张”这一挑战面前，一种理想的城市规划状态就是综合运用城市规划的模式和工具。

忽略城市人文性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

“一味追求大马路建设而忽略城市人文色彩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在回

答现场同学关于西安古寺遭遇拆迁的提问时，纳丁教授谈到城市建设与城市古建筑的关系。他引用了一段伦敦城市建设的历史进行说明。上世纪60年代，伦敦政府提出了一个为建设新机场而拆除一所历史价值颇丰的教堂的提案，却遭到市民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保留城市的传统文明更为重要。教堂最后被保存了下来。

在关于城市人文性的问题上，一位同学的提问犀利地指出中国与欧洲的一个区别，“我观察到，欧洲的城市建筑更具人文性，而中国的建筑则普遍注重实用性。”而当被问及如何平衡城市建筑的人文性与实用性的关系时，纳丁教授表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建筑普遍追寻‘三性’——科学性、工程性、实用性，却不太看重城市的人文色彩，我认为，作为一个城市规划者，就更应具备人文社会的基础认知，从社会价值观出发，把城市物质环境、硬件设施与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纳丁教授说：“忽略城市人文性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

记者：陈晓媚、郑诗敏

